

幼儿园劳动课缘何受追捧

□ 魏晓敏

近日,江苏徐州一幼儿园发布的视频里,孩子们熟练地刮鳞杀鱼、烙饼、灌香肠、卤猪头肉。这则视频引发网友关注,据说有家长跨千里送娃求学,这所幼儿园报名已排到后年。

(4月8日《新华日报》) 社会认可,家长为之点赞,有其理由。

一方面,孩子们熟练的技能手法,不仅展现其动手能力,小脸上洋溢的期待和兴奋,更让人们看到劳动教育生动实践的价值所在。把课堂搬出教室,搬到厨房、田间,寓教于乐,丰富体验,劳动教育变得既有意思又有意义。另一方面,这段视频走红也反映出人们对劳动教育的重视和期待。孩子们“自食其力”烧火做饭,这样的课程更接地气、更有“烟火气”,有助于让

孩子们锻炼动手能力、培养合作意识,在劳动中收获成长的快乐。

“离开劳动,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。”教育家的话值得深思,无论时代如何发展,劳动教育的价值不会改变。近年来,从劳动教育独立成课,到劳动课成为义务教育阶段必修课程,劳动的价值和重要性在制度层面、实践层面不断深化。但不容忽视的是,对很多孩子来说,劳动的机会仍然少之又少,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者依然很多。真正的劳动教育实施起来并不容易,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,进一步认识劳动课的价值,积极支持和参与劳动教育的实践推广,让劳动教育在更多年龄段、更广阔的空间内广泛开展。

如何让孩子们在劳动中找到乐趣、实现自我价值,同样是教育者需要

思考的问题。期待更多的学校能够像这所幼儿园一样,探索出更多适合孩子们的教育方式和方法,让他们真正爱上劳动、享受劳动,在快乐中成长、在劳动中收获。

目前,不少学校开设的劳动课程有一定启发性,比如,有的整合当地资源,因地制宜开展采茶制茶、割稻谷、拾稻穗等劳动实践;有的地方结合学生兴趣、社会热点,开设“桥梁模型的设计与制作”“防毒面具的制作”等课程;等等。这些都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劳动的价值、感悟劳动的魅力。让孩子们在泥土里学会耕耘、在烟火气中体味生活,确保劳动教育不被淡化,切实提高孩子们的参与度和获得感,才能真正体现劳动教育的价值和意义。

清明时节,各地开展活动向英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绵长的怀念。在这股追思热潮中,一堂坚持了29年的“行走的思政课”让无数网友为之动容。

(4月6日 北京日报客户端)

故事的主角是宁夏固原二中和弘文中学师生。从1995年开始,每年清明节前夕,全校2000余名师生都会徒步108里前往烈士陵园祭奠英烈。

山路崎岖,54公里不短,为什么一定要徒步?诚如有同学所言,“这是体验也是磨砺。”54公里路,从清晨到夜晚,横跨崎岖山路,对每个师生都是挑战。有人双脚走出水泡,有人靠着同伴搀扶向前,但始终没有一个人放弃。而每一次熬过倦怠,选择“再坚持一下”的瞬间,也是学生们懂得何谓信念的瞬间。经历漫长徒步后,学生们还会在烈士陵园聆听先烈故事、擦拭烈士墓碑。相信有了这种“走过你走过的路”的经历,学生们会切身体会到长征的艰辛和英雄的无畏,他们对烈士的缅怀和敬仰也一定格外真挚。

“最好的教育应该是亲身经历”。红色教育不只是挂在墙上、念在口中的誓词,革命精神也不只是写在书上、记在笔下的名词。这堂“行走的思政课”走红网络后,也在年轻人中引起同频共鸣。有人说,通过亲身经历的方式感悟精神,往往更让人“有感而发”,也更能触动灵魂。也有人追问,一条致敬先烈的道路,他们为何一走就是29年?答案或许就是因为它既关乎缅怀,更关乎传承。

“历史书中短短的几行字,就是先烈的一生”。回顾这些被我们称之为“英烈”的人,很多在牺牲时也只有十几岁的年纪,也都是意气风发的少年。他们并不是生而伟大,也不是天生勇敢,只是为了更伟大的追求,为了更多人的幸福,甘愿以青春作“筹码”,献出宝贵的生命。“你记得我,我就活着”,这些为国捐躯的年轻人,如今横跨时空,活在了这些徒步百里、轻轻拭去墓碑浮尘的年轻人心中,这一幕深刻诠释了传承的意义,也是“108里路的跋涉与追寻”格外打动人的地方。除此之外,在历次徒步祭英烈活动中,许多教师、家长也都曾以学生身份,走过这条“长征路”。在届届校友的接力“长征”中,感怀英烈、吾辈自强的价值认同也完成了代际传递,走到更多人的心里。

徒步走过的路,是感念先烈创造幸福生活的路。带着这股精气神出发,接力奋斗,走好未来的“人生路”,也是对前人与先烈最好的告慰。

最好的教育是亲身经历

□ 雨馨

疏堵并举引导学生远离「烟卡」沉迷

□ 针未尖

据报道,“烟卡”近来在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海南等地小学校园中流行起来,一些学生拍“烟卡”上瘾。

(4月8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

“烟卡”即从卷烟盒上剪下来的烟标,再折叠制作成纸牌大小的卡牌。玩“烟卡”游戏的规则很简单,参与者蹲坐或趴在地上,竞相出牌,一方通过拍地或拍空气的方式让“烟卡”翻面,赢家就能带走这张“烟卡”。该游戏起源于70后、80后的一种经典游戏——纸牌游戏,只不过,彼时的孩子是自己用各种废纸折叠纸牌。

有人可能要问,既然一些70后、80后玩过折叠的纸牌游戏,如今的孩子玩“烟卡”游戏,不必大惊小怪。此言差矣。

据报道,一些孩子玩“烟卡”到了“走火入魔”的程度,上课时仍在悄悄欣赏“烟卡”,或偷偷拍卡“练手法”,导致学习成绩下降;有的孩子还形成一种攀比心理,别人有的“烟卡”,自己不仅要有,还要更好更多;另外,有的孩子还会形成从众心理,他们认为别人玩“烟卡”,自己不玩会遭到排挤,当玩“烟卡”成为一种社交需求,焉会不对更多学生造成过度消费等不良影响?据说不少孩子活跃在“烟卡”交流群,纷纷拍照晒出各自的“烟卡”炫耀,这就是明证。更重要的是,玩“烟卡”会导致未成年人更早地接触烟草制品。

对于家长和老师来说,暴力没收、撕毁“烟卡”的处理方式不可取。正确的做法是向孩子解释吸烟的危害,以及“烟卡”游戏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,提出不沉迷、不攀比、不买卖“烟卡”、不吸烟等要求。学校应积极向学生宣讲烟草危害、各类游戏成瘾的危害,做好防止学生沉迷拍“烟卡”游戏的教育。

有律师指出,根据我国《烟草专卖法》的相关规定,无论“烟卡”是从烟盒上剪下来的还是仿制的,都不能向未成年人销售。监管部门应像以前对待小学生的抽奖卡牌等商品一样,坚决予以禁绝。一些唯利是图的商家为赚取钱财,可谓绞尽了脑汁,监管力度必须跟上。

简历“空窗期”怎成了绊脚石



近来,“职场人的简历不敢有‘空窗期’”成为热议话题。部分公司不接收“空窗期”大于3个月的求职者,有的公司则声称将期限放宽到5个月。凡此种种,“空窗期”似乎成了求职者再出发的绊脚石。对择业“空窗期”毕业生,社会不妨多些宽容,破除不合理门槛限制,给予平等的应聘机会,缓解就业焦虑。

王铎

院士给本科生上课,此景令人向往

□ 诸葛龙

最近,网红校长王树国卸任与履新的消息刷屏,他此前在央视《开讲啦》中的一段话也被很多人转发。在节目中,王树国说:“西安交大的硬件相对是比较陈旧的,但学校有一个特别好的育人环境,院士亲自在讲台上给本科生上课,这在国内是很少见的。一般功成名就的大师能偶尔给学生做一场讲座就很不错了,竟然能够孜孜不倦地把一门课给讲下来,这就是西安交大的传统。”

(4月8日《光明日报》)

院士给本科生上课的场景,在西安交大并不鲜见。去年就有媒体报道,该校八旬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、《传热学》教材主编陶文铨坚持每学期给本科生或研究生讲完一门完整的课程,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。很多人感叹:“这就是行走的教科书。”也不光是西安交大,

近年来,“武汉大学6名院士给本科生共上一门课”“北理工86岁两院院士仍坚持为本科生上课”等新闻屡屡见诸报端,引发人们的关注。这种关注折射出人们对大学教育的某种期待——希望年轻人在大学里能够受到更多大师、大家的直接影响。

一段时期以来,在一些高校里,给本科生上课的大多是资历尚浅的年轻老师。一些有资历、有经验的教授则把更多精力用在做项目、带博士、发论文上。很多人甚至认为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是“高射炮打蚊子——小题大做”。针对轻视本科生教学的情况,相关部门曾出台措施,明确要求“把教授为本科生上课、论文指导等纳入本科教育评估”,推动我国高校教授、副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比例的总体提升。

褒扬西安交大等高校院士给本科生上课的传统,并不是苛求所有院士都给本科生上课,毕竟每个院士研究的领域不同、擅长的不同、承担的任务也不同。人们褒扬这种传统,实则是希望更多的大学能够更加重视本科生培养、提高本科生教学质量,努力把各种优势资源引入本科生课堂,让那些在某一领域有较深造诣的老师给学生传授更多“干货”,让他们得到真传。

院士给本科生上课,此景令人向往。它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大学最美的样子,而且赋予了人们对大学更美好的想象。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健全“重视本科生教学”的评价机制,使更多名家、大家争相给本科生上课的生动景象在大学里不断涌现。继而,让承载着社会厚望的大学真正成为知识、思想和精神传习的殿堂。